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获奖作品选

短篇小说集

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BHS 1112

I215.47
2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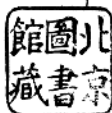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获奖作品选

短篇小说集

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9.03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获奖作品选

短篇小说集

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二七二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18；印张 411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363—0387—4/1·91 定价：5.75元

前 言

为了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我们编了这套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获奖作品选集，交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本选集共分三本：《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和《诗歌散文集》。报告文学纳入《短篇小说集》，儿童文学则按体裁分别纳入各个选集中。由于篇幅关系，长篇小说和千行以上的长诗就无法收入了。

收入这三个集子中的我区少数民族作家的获奖作品，以建国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及作协广西分会主持的全区或全国历次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的当代文学作品为限。不是少数民族作家的获奖作品，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及作协广西分会主持举办评奖中获奖的作品，或者不属当代文学范围的获奖作品，本选集一概不收。一是篇幅有限，二是资料不全，三是人力、财力不足，只能如此。

收入这套选集中的获奖作品，大多是我区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们的代表作。通过这三个集子，读者可以看到我区民族文学创作的概貌。各个民族老、中、青三代的作家诗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艺术手笔，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使读者有如置身百花盛开的山野之间，光彩夺目，馨气扑鼻，欣喜之情，充溢心胸。

就让我们以这一朵朵绚丽的民族文学之花，当作节日的礼物，献给广大读者吧！

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彩云归.....	李 栋
..... (壮族)	王云高 (1)
夜走红泥岭.....	李英敏 (42)
..... (京族)	陆 地 (62)
故人.....	龙圣明 (94)
..... (壮族)	黄绍武 (116)
界山樵声.....	邓锦凤 (139)
..... (苗族)	黎江晓 (156)
游子回归心.....	黄 钺 (181)
..... (壮族)	李肇隆
爱.....	余庆华 (193)
..... (壮族)	韦一凡 (202)
桂花飘香的时候.....	莫义明 (223)
..... (壮族)	廖润柏 (242)
心.....	蓝汉东 (261)
..... (瑶族)	潘荣才 (274)
龙坪鼓声.....	海 涛 (287)
..... (瑶族)	
姆姥韦黄氏.....	
..... (壮族)	
八角姻缘.....	
..... (瑶族)	
妈妈和她的衣袖.....	
..... (壮族)	
卖猪广告.....	
..... (瑶族)	
上梁大吉.....	
..... (壮族)	
猎人的子孙.....	
..... (仫佬族)	

晨光，拉开了帷幕·····	(壮族)	王云高	(296)
巷里梅香·····	(壮族)	黎国璞	(310)
春花开在二月里·····	(壮族)	邓锦凤	(327)
弯弯泉·····	(壮族)	黄 莺	(342)
“既喂，哑佬”·····	(壮族)	韦明波	(356)
又是一年三月三·····	(壮族)	韦纬组	(365)
带惊叹号的人·····	(壮族)	韦 玮	(387)
第三双布鞋·····	(壮族)	李常恩	(406)
发红的木梭·····	(壮族)	韦元刚	(418)
露珠和小草·····	(壮族)	梁翠英	(427)
人情债·····	(侗族)	杨进恒	(434)
洁白的金樱花·····	(壮族)	韦编联	(453)
窗恋·····	(壮族)	柳 央	
	(壮族)	李华蒙	(465)
趁着现在还早·····	(壮族)	谢树强	(478)
金银花·····	(壮族)	黄夏斯裕	(486)
在那遥远的地方·····	(壮族)	梁芳昌	(501)
香岛·····	(仫佬族)	海 涛	(512)
新路·····	(壮族)	韦一凡	(527)
风水·····	(壮族)	韦元刚	(549)

报告文学

她的心·····	(壮族)	韦明波	(554)
飞翔的海鸥·····	(壮族)	潘荣才	(565)
五指山上飘红云·····	(京族)	李英敏	(578)
为了母亲的微笑·····	(壮族)	何培嵩	
		冯庾桂	(594)

彩 云 归

李 栋

壮族

王云高

一、“有人跳海啦！”

如钩的残月斜挂西天，湿润的东南季风轻轻地抚熨着漆黑的海面。涨潮了，朦胧中可见一排排闪光的浪花，你挤我拥，顶踵相接，欢快地向大陆漂去。

俗话说，“秋汛金，春汛银”，一到这黄金季节，整个台湾海峡都喧腾起来了，特别是近洋渔业的发展，捕鱼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台湾渔轮捕鱼半径越来越大，越来越往大陆靠近了。岂止因为海水回流，饵料丰富，鱼群爱到那里产卵，更重要的（尽管谁也没说出来），还可以更靠近地看看祖国大陆，那里住着骨肉亲人呵！

一队台湾渔船追逐鱼群，来到了离大陆只有十多哩的渔场捕鱼，象往常一样，几艘炮艇在四周巡弋着……

灯光诱捕装置和声纳捕鱼器放下去了，渔船开始分开，准备投下大型拖网，渔船上讯号灯闪烁，扬声器传下船长忙碌的命令，一切都似乎没什么异常。

突然，三号渔船甲板上跃起了一条人影，抱着个救生圈向大海跳了下去。

“有人跳海啦！”是谁惊惶地喊道。顿时，人声鼎沸。

警笛乱鸣，枪声大作。不一会，炮艇上射下的几路交叉光柱把跳海的人罩住了……

这个人太轻率，或者说太急于求成了，因为每个船队、每条渔轮都是安有保安机构的“钉子”的啊！有多少人用这办法能侥幸成功的呢？！看，被捕了，炮艇上还传来了叱骂声和踢打声。这不幸的人啊，他是谁？为什么要跳海？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二、难忘一曲彩云归

由于外资拥入，经济“起飞”，台湾承天市的市容几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条条多层立体交叉路建成，一座座箱壳结构、预构件施工的三、四十层匣式大厦拔地而起，使得原来的工人与小商贩聚居的旧城区，显得更窘迫、拥挤了。

旧城区中山路的北段，一间最不显眼的老式洋楼下，几年前搬来了一位六十开外的干瘦老头。他无亲无眷，孤寡一人，在门口挂了个“魏芝圃医寓”的牌子，显然是个开业医生。可是他既没在任何报纸上登过广告，也没有特意去招揽过任何病者，他行医的方式是“姜太公钓鱼”，他生活的方式是“清静无为”，这一切，与他那浓重的、活泼的四川乡音总显得不大协调。

这天，他看过“早晨快讯”的电视节目，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斜躺在长沙发上，开始浏览起《承天早报》来。他看报与其说是为了消遣，不如说纯粹是几十年的老习惯。因为他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与他相关的消息：股票市场的开沉啦，黄金价格的浮动啦，乃至“空前脱戏，百年难遇，真情挚爱，儿童不宜”之类的影剧广告啦，等等，仿佛都与他无关。——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他宦海浮沉，沧桑屡变，什么刀光剑影，生死荣辱都见过了，那颗心纵未死，也

硬梆梆的了。

翻过国际新闻版，他又扫眼望了望本埠新闻。突然，他的手微微地抖动了起来，昏花的老眼凝在一条醒目的四行黑体大标题上：

承天海洋渔业公司轮机手朱义逃海内渡未遂

现拘押于本市军事监狱候审

此人背景复杂 警方曾经追缉

据云还有桃色背景 详情正在审讯中

他擦了擦眼镜的镜片，再仔细端详报上的照片，是他，阿义！就是这位连结了自己大半生的阿义呵！他与自己分手时，不是说看来曾耿已发现了他的踪迹，怕累及自己，而暂时中断来往吗？怎么又跳海内渡了？难道又是这位老朋友弄的什么鬼？他的脑海乱成了一团麻，不，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团理不清的麻！想到阿义，他不禁想到了他的亲随副官朱福——阿义的父亲。回忆的思潮不觉把他带到往昔，带到大陆，带到了刚从日寇的浩劫中光复过来的J市。

那是抗战胜利的翌年，他，国民党某绥靖区少将军医主任黄维芝，正随部队在这个城市集结待命。他怀着不久即可解甲归田，过过太平日子的愿望来到这个“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城，特意选择一所邻近寺院的古老房子安了家。举目梵宫僧寮，抬头苍松翠柏，满耳木鱼清磬，使人顿生脱俗之思。他搬进来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留在川北的，在八年离乱中日夜想念的妻子钟离秀兰接来团聚。接眷的呈文上去了，上司批下来时，却是“大局甫定，军人未便远离行伍”，没办法，他只好派了自己的亲随副官朱福，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接秀兰，送走朱福后，他思绪万端，无法

排解，想起当年和妻子在闺中琴瑟唱随，曾经共同学了一曲叫《彩云归》的古曲，并多次亲自品箫，给妻子的焦尾琴作伴奏。如今，对妻子的怀念，加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使他拿起笔来，按曲调填了一阙新词。

朱福一去三个月，他的思念也与日俱增。那天，他正提起狼毫笔，把《彩云归》的新词写在宣纸上，正等研新墨，简直把自己抑郁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他正全神贯注地用手笔，忽听得院中太湖嘛咭，还不待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见一张担架，把朱福抬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正是他日夜思念的妻子钟离秀兰。

“车子刚进警戒线，因为没有特别通行证，停车慢了一点，就开枪了……”

“混账！”黄维芝气恨恨地咕嘟了一句，顾不上同久别的妻子多说，俯身去看伤员。子弹打中肱动脉，鲜红的血液穿过雪白的纱布，一阵阵往外渗。

黄维芝忙给伤员作紧急处置。在忙碌中，只听得一迭连声地喊：“曾参谋长到！”抬头一看，自己的黄埔同期同学、某绥区司令部参谋长曾耿，匆匆走了进来。

黄维芝抬了抬手，做了个请坐的表示，又埋头给病人止血。

曾耿神情有点尴尬地说：“一来听说嫂夫人来到，特来探望；二来发生不幸误会，前来道歉！唉，要是你的副官把特别通行证带上，也不至于……”

“通行证？早上发了，晚上换了；通行不通，还要‘特别’，我真不知道这样如临大敌，搞得风声鹤唳，是何用意！”黄维芝沉痛地说，“既然和谈，就应见之以诚，摆出这样的架势，是和谈的样子么？”目光一接触殷红的血滴时，他

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几乎是咆哮着说，“你看这血！我们的民族又流血了！异族入侵，流了八年血，还嫌不够！真不知道要把国家的元气损伤到什么地步！”

曾耿面对老同学的责问，默然肃立，不动声色。等到黄维芝住口了，他才严肃地说：“伯兰，我理解你的感情，因为你是医生。但是，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流血的这种伤感情绪，是与军人的身份不相称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

曾耿待黄维芝包扎完后，才又把他拉到书房，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绥远军事调处小组已经成立，他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共方也派来了代表，其中就有一位旧日的黄埔同窗陶叔冶。他希望黄维芝能够出面举行家宴，招待陶叔冶。

黄维芝抬起头来，心中暗暗纳闷：这位老同学是个标准军人，不吸烟，不嗜酒，平时不苟言笑，不喜交际，怎么一下子这么讲究起同窗之谊来了？！睁眼看他，只见他和往常一样，板着脸孔，紧抿嘴唇，不同的是眉锁愁云，象有无穷心事。黄维芝真想问问是何缘故，不过他懂得老友的脾气，该说给自己听的，他自然会说，如不愿他人与闻的，问也白搭，只好冷眼旁观。果然，曾耿思忖了一会，突然一挥手，压低了调门说：“实话告诉你吧，伯兰兄，这是借兰室一摆鸿门宴！”

黄维芝一惊，曾耿却以一种不可改易的口气告诉他，军统高驻J市调查室主任邓某搞了个秘密劫持陶叔冶的计划，然后逼他发表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上峰已经批准下来，但命我以同窗之谊，先行试探，如能说服他就范，免用这极端手段更好。酒席之间，还请多加帮忙！”

黄维芝大惊，说：“介臣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

志。叔治在五次围剿之日，二万五千里追堵之中，尚且矢志不移。今日他们羽毛已丰，能听你我说项？老兄为太耿介，难道不知当前人心思定，官兵厌战，当面信誓旦旦，背后下此毒手，岂非失信于民，又背义于朋友？你怎么能听那些腌臢小人的胡言乱语？”

“我是军人，军人的问题应该用军人的方式解决。情愿与叔治在沙场上一刀一枪，虽死无憾！”曾耿脸色铁青，一拳打在桌上。“可是上司下了手令，作为军人，却又有服从之天职。”曾耿仿佛有多少难言之隐，重重地叹了口气。

黄维芝也沉默了。从道义上说，他是不愿参与这肮脏勾当的，但自己不参与，他们就会撒手不干么？！因此倒不如自己在场，还好见机转圜，想到这里，他终于答应了，只是再三声明，自己只做《黄鹤楼》里的鲁肃，绝不做《鸿门宴》里的范增。

家宴那天，请了绥区后勤主任、秀兰的弟弟，也是黄埔同学的钟离汉作陪。不久，曾耿和陶叔治也先后来了，于是五个人团团围坐，曾耿首先举杯，说：“神州光复，夫妻团聚，姐弟相逢，同窗相见，今夜是四喜临门，请！”

陶叔治也举杯在手，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注意到蒋先生关于‘言必信，行必果’的多次申明。我们愿意协助蒋先生践行这一点，使我们今宵的欢宴能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同乐。”

“掉个啥子文哟！”钟离汉操着浓重的川北乡音喊道：“政治问题留到军调小组会上再说，喝酒要紧！”他举起杯，一饮而尽。

“快人快语！”黄维芝作为主人，实在不希望“鸿门宴”的阴影加浓下去，便扯开了话题，“老弟，来一段川剧，如何？”

“哏！”钟离汉双手乱摇，嚷道，“已经六年没听过你和姐姐的琴箫台奏，你们来一段最好。”

众人齐声附议，一对夫妇推辞不得，维芝就取过桌上的《彩云归》新词，交给妻子，让她先到书房调弦。在众人离座进入书房的扰攘中，他觑个空子，把曾耿的计划悄悄告诉陶叔冶，叫他当心。陶叔冶并不惊奇，只在腮边流出了一丝冷笑。然后偷偷吩咐通讯员，立即把情况向组织汇报。黄维芝携着他的手进了书房，见妻子已把丝弦调好，檀香点着，琴声琤琮，再加上空气中似有若无的幽香，夹着窗外若隐若现的钟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支古曲的幽深境界。他摘下玉箫，先吹了一段引子，秀兰紧接着用轮指拨弦，缓缓相应，然后曼声低唱起丈夫作的新词来：

风袅袅，
雨霏霏，
故园今又动芳菲，
况复彩云归！
铸剑为锄应有日，
前途莫遣寸心灰，
千佛山月朗，
照彻彩云归。

云漠漠，
雾迷迷，

破雾穿云月色微，
好伴彩云归。

茅舍竹篱春色秀，
男耕女绩永相随；
元宵弄弦管，
同奏彩云归！

唉，难忘一曲《彩云归》！转眼已过了三十多年，直到
此际，黄维芝的耳畔似乎还听到琴弦琤琮，箫韵悠扬，当然
也记得那不欢而散的鸿门宴：曾耿马上抓住“铸剑为锄应有
日”，劝陶叔治“服从中央军令政令的统一，放弃地方割
据”，陶叔治也针锋相对，认为要统一，则统一于自由、民
主、进步，“如果你们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一意孤
行，挑动内战，还有什么铸剑为锄的余地？”双方越争越
烈，陶叔治最后并当面揭穿曾耿的劫持阴谋，劝曾耿不要为
他人火中取栗，做亲痛仇快的事，以免成为破坏和谈的千古
罪人。这时，军调小组共方代表的专车已特地开来接他了。

一场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劫持陶叔治的计划自然流产
了。接着，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该缓区的国共和谈也宣布破
裂，内战烽烟再起。黄维芝只好再送妻子携琴西归，自己仍
留在军中。今人不堪回首哟，他怎么也想不到，八百万军队
会溃败得那么快。当然，他也后悔自己不能当机立断，却让
曾耿一架飞机，把他弄到这个离家万里的孤岛上来……

想到这里，他不禁抬起头来，凝视那挂在墙上的一支玉
箫，还有那张亲手书写的条幅：

玉箫沦落久沾尘，
潦倒情怀似野僧。

卜居怕近弦歌地，

天涯犹念盼归人！

“天涯犹念盼归人”，是的，远离故土，思妻更切，怀念之情越浓，重逢的希望却越渺茫。他怎么料想得到，今天只能“卜居”在这扰攘的市井之中，为躲避同窗曾耿的追踪，他连唯一的义子也被迫断绝了来往！

命运真会捉弄人啊，他不禁又想起了到台湾后，早先的那些日子——

三、沉没的灵船

到台湾后不久，逾额兵员开始退役。编遣工作开始了，从大陆逃来的军政人员开发生了更剧烈的升降浮沉。曾耿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又是“国防部长”黄杰的老部下，被任命为东蓬市警备司令。钟离汉失去了军职，改行经商去了，娶了个本地女子为妻，生了个女儿叫孝贞。黄维芝被“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派到专为安置退役官兵而设的新竹农场当场长，后来因为曾耿的举荐，又被起用为军委会少将卫生参议。然而这只是个虚衔，连副官也没法带，只好单身赴任。而把多年共患难的朱福撤在农场了。

朱福娶了个高山族姑娘为妻，刚生头一个孩子，便难产身故了；又过了若干年，竟来信说自己已病重不起了。

黄维芝搭上火车，匆匆赶到新竹

这里三面靠山，一面靠海，山下零星地点缀着几栋洋房，黄维芝知道，那是显要们疗养的别墅。如今正是隆冬时节，避暑的达官贵妇们早已回到台北豪华、温暖的府邸之中，只剩下几株半萎的蕉树守护着风雨剥蚀的粉墙，在号称

“风都”的大风中瑟缩地抖颤着。连用佛青写在粉墙上的大字标语“精诚团结，克难自强”，也仿佛在风雨中摇晃。他无心观赏这熟悉而苍凉的景色，出了车站，就把衣领高高地扯起，遮住了半边脸颊，在大风中匆匆地向农场奔去。

赶到朱福家，病人已处于弥留状态，见了黄维芝，他艰难地把嘴角拉了拉，算是个笑意的表示，立即请人把儿子朱义找来，那是个十来岁的瘦骨伶仃的小孩，满脸菜色，却长得眉清目秀。特别那双显得比常人都大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拖着木屐，一件破旧的绿绒军服垂到膝前。朱福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拉着朱义，艰难地说：“黄主任，见到你，我死也瞑目了！只是这个从小没娘的孩子——”

黄维芝一把将朱义揽进怀里，说：“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好罢，当着你的面，我就收他当义子好了！”

“太高攀了！阿义，叫——叫义父！”朱福说着，一颗浑浊泪珠夺眶而出。

“义父——”朱义懂事地叫了一声，想立即趴在地上，给黄维芝磕个响头。却让黄维芝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知道，义母也会疼他的，她，是个好人。”朱福还想说什么，突然袭来一阵猛烈的咳嗽，他张开嘴，艰难地喘了一阵气，又拚尽全力地挣扎着说：“还有件要紧事：想借重您的贵手，给我写张寄名符。”

“寄名符？”黄维芝显得有点惶惑。

“这场大病，使我更想家了，……叶落归根，可惜我活着不能回家去……我想请您这个福大命大的人写张寄名符，把我的姓名乡贯、生辰八字都写下来，让我握着，就算我在奈何桥头吃了王婆的茶，也忘不了自己的出身本处，到了望乡台上，就可以请阎王的使者把我带回故乡进宗祠，免得沦落

他乡做游魂野鬼……”

朱福一番话，又触着了黄维芝的思乡之情，他忙叫人找来了硃笔黄纸，按朱福的意思写上了：

“朱门显考讳福，本命于癸丑年二月朔后三日降生于完徽凤阳郡西朱家集本宅。”

当黄维芝把寄名符递到病人眼前，病人拚了最后的力气，把它用力抓在手里，抛出了最后的两颗浑浊的泪珠之后，眼神就慢慢暗淡了……

现在，黄维芝已经记不清，在自己深深的哀伤中，朱福的乡亲们是怎样给死者入殓的，只记得，在安葬时，朱义捧着一个装有神主牌位的纸船，向“国姓神公”的神像拜了三拜，便拄上芦竹杖，肩起引灵幡，踉踉跄跄地向海滩走去。黄维芝不懂他们的乡规，也不信什么神佛，但他完全可以理解：所谓“国姓神公”，就是明末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神化。这一叩拜的仪式，就是求他大显神通，把死者的灵魂接引到船上，渡向西海岸的家乡去归籍。因此，当他看到那纸裱的灵船在海浪中几经簸弄而终于沉没的时候，他的心也随之一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两天后，他带领朱义告别了故人的坟墓，回到了自己的家。从此，他们俩的命运就在风云变幻中紧紧地联结起来了。

四、春兰秋菊情难移

《内经·素问》讲得对：“怒伤肝，悲损肺。”朱福的死，特别是葬仪的乡俗更加深了黄维芝的乡思离愁，再加上年老体衰，旅途劳顿，刚刚把朱义安置进了职业学校，黄维芝就病了。钟离汉那时长住香港，辗转于港台之间做生意。昨